

诗歌隧道

五载同心

——贺四平海关五岁生辰
金江水

一卡温情忆初逢，五载同心岁月浓。
案头灯下共耕耘，南窗共议关务兴。
晨昏相伴话通关，冷暖相扶克时艰。
人少新芽向阳生，肩承重任志更雄。
众志成城情似海，风雨同舟济沧海。
初心如炬照关山，深情似酒醉心怀。
虽离犹念四平月，荣耀永驻不言衰。
若有召唤必疾赴，使命在肩岂徘徊。
延边茶暖候君至，再续前缘笑开颜。
心系故关爱不改，服务无止意绵绵。
愿君展翅凌云去，关兴业盛谱新篇。

谁有雪花潇洒

杨德振

看，
雪花飘落下来了
洋洋洒洒
轻轻柔柔
白白净净

她
落在了游客的眼里
成了永恒的风景
落在了农民的心头
成了来年丰收的期冀
落在了商人的步履中
成了犒劳自己，好好休憩的借口
落在了打工者的行囊上
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凭证

她
落在了北方人的梦乡里
泛化成了春的精灵
散播着温暖的气息
她
落在了南方人的羡慕眼神中
点缀着他们思绪的天空
点燃了他们想象的篝火

雪花
也落在了我的眼眸里
润泽着我那疲倦而干涩的双眼
冰封了我那无穷无尽的欲望
还勾起了我无边无际的联想

我感觉
世上所有的人
都没有雪花潇洒和可爱
你看她
装扮着天空而不自傲
丰盈着大地而不自矜
撒播着希望而不吭声
吟诵着诗意图而不忸怩
痛痛快快地下
舒舒服服地飘
自在自在地落
畅快快快地融为山色

为水添屏
为大地赋形
与万物亲吻
和世界共眠
最后遁于无形

其实，再仔细想
每个人的人生到最后
终归也是这样的模样和归宿
消融和遁形
并且还是向着雪花的去处奔跑

想到此
一个人再没有必要去烦恼和苦闷
更不要让苟且的感觉靠近
潇洒走一回
便是生命的宏大主题
这也是雪花的昭示

冬日观树有感

张秀梅

万壑千沟金毡厚，枯枝虬干傲寒风。
凌霜映日积能量，待到春来叶更浓。

初冬游湿地公园

左砾生

蒲葵萍枯芦草黄，波寒岸远水茫茫。
初冬湿地迷诗客，雅韵飞歌照夕阳。

秋尽冬来 岁月沉香

刘忠民

“倏忽秋又尽，明朝恰立冬。”今晨醒来，见玻璃窗上凝着薄薄的霜花，推开窗扇时，忽觉风的味道变了，先前那阵带着桂子余韵的甜熟气息，换作了清冽的细冰碴似的寒意，直往领口里钻，我恍然惊觉：竟已立冬了。

院里的梧桐还挂着三两片枯叶，风过时便发出簌簌的碎响，像是季节更迭时漏算的余数。倒是墙角那几株菊，此时反倒精神起来，金黄色的那丛像淬过的蜜蜡，紫瓣儿的在晨光里泛着缎子般的光泽；最妙的是那簇白菊，花瓣儿蜷曲着，似一团团凝结的雪球。我俯身细看，见霜晶在花蕊间缀成玲珑的网，忽然觉得这寒意里自有一种思想，它改变节气的同时，也教万物学会用另一种方式活跃着生命。

午后日头暖了些，我搬了藤椅坐在廊下。光线是淡金色的，斜斜地穿过枯枝，在青砖地上画出疏朗的影。家中的大花猫蜷在墙头打盹，肚皮随着呼吸轻轻起伏。这种静不同于春日的慵懒，也异于夏午的沉闷，倒像一池渐渐澄澈的池塘，连心底最细微的褶皱都被熨得平整。忽然记起小时候的故乡，这时节母亲总要搬出几只陶瓮瓦罐，塞满黄瓜丝、鬼头姜、芥菜疙瘩，再在它们头顶覆盖上几大把雪白的盐粒，让时间把它们腌成下饭的咸菜，又把萝卜切成梳齿状的连刀片，挂在竹竿上风干。那些透明的薄片在冬日里晃动着，像时光留下的书签。

初冬的暮色来得急，才申未光景，天边已泛起蟹壳青。我起身沏了盏陈年普洱，看红褐色的茶汤在白瓷碗里漾开暖意。茶烟氤氲中，望见远山褪去秋日的斑斓，露出水墨画似的苍劲轮廓。山脚下，几户农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在渐浓的暮色里软软地化开。这景象让我不由得吟诵起王维的诗句：“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虽说秋水早已凝滞，但那份天地间的安详，倒是在冬日里愈发浑成了。

夜间读书时，听得屋瓦上似有碎玉般的声响。推窗观看时，竟是今冬头一场霰雪。细密的雪珠儿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在灯笼光里织成一张晶莹的网。院角的石灯笼积了层薄雪沫，晕开的光圈便带着毛茸茸的暖意。我索性掩了书卷，倚窗听雪，那声音轻悄悄的，像春蚕食叶，像微雨润物，又像故人踏着月色轻叩柴门。忽然记起地窖里那坛去岁酿的梅子酒，适时启封，佐以炭火煨着的芋艿，该是怎样的一番风味呢。

这般想着，便披衣起身准备取来。路过外屋时，见花架上的水仙已抽出三寸新苗，青玉似的叶片挺着，仿佛在雪夜里独自撑起一片春天。我不禁微笑：原来冬日的生机，都在这般细微处藏着。它们不与百花争艳，只安静地守着属于自己的时节，如同那些在长夜里静静思索的灵魂。

雪渐渐密了，天地间化作米元章的淡墨山水，我温酒在手，细细品啜间，心口的暖意在周身荡漾，神情愉悦，眼光亦愈发明亮。原来四时各有其度，寒冬不过是天地的一次深长呼吸。我们在其间学着沉淀，学着在寂静中倾听自己心跳的节奏，那朴朴的声响，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秋去冬来万物复苏的美妙前奏！

秋天已经远去，那些未完的故事就让它们都散在风里吧！冬天会有新的风景，亦会有新的喜悦与相逢，生一盏炉火，品一杯温酒，或是在太阳下慵懒地打个盹，心有美好，四季变换，寒来暑往，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韵味，以平和安然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即便是在寒冷的天气里，也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在生命的书架上，故乡宛如一本古朴而厚重的典籍，岁月为其增添了斑驳的纸张，回忆则在字里行间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每一次翻开，都似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之旅，那熟悉的山水、人情与故事，如涓涓细流，淌过心田，润泽灵魂。

故乡的山水是这本书中清新隽永的诗篇。青山延绵，似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山上的树木，四季更迭，演绎着生命的传奇。春日里，嫩绿的新芽如繁星点点，在枝头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它们在微风中轻舞，似在诉说着重生的喜悦。夏日，枝叶繁茂，那浓郁的绿如同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为劳作的人们带来丝丝清凉。山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吟唱着古老的歌谣。秋日，层林尽染，金黄、火红、橙黄的树叶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落叶如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而后轻轻飘落，为大地铺上一层厚厚的地毯。冬日，银装素裹的山峦在阳光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辉，树枝上的积雪偶尔簌簌落下，惊飞了休憩的鸟儿。

故乡的河流则是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穿过田野与村庄。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弋，它们时而穿梭于水草之间，时而跃出水面，溅起一串串晶莹的水花。河边的垂柳依依，细长的柳枝垂落在水面，随着水波轻轻摇曳，似是在与河水低语呢喃。妇女们在河边浣洗衣物，棒槌声此起彼伏，和着欢声笑语，在水面上荡漾出一圈圈幸福的涟漪。

故乡的人情是这本书中温暖动人的篇章。邻里之间的情谊，如陈酿的美酒，愈久弥香。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小院，便会听到邻居们亲切的问候声。哪家有了困难，无需多言，大家都会纷纷伸出援手。夏日的夜晚，人们会搬出竹床，在院子里乘凉。老人们摇着蒲扇，讲述着那些遥远而又神秘的故事，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追逐着萤火虫。那时的月光如水，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满是宁静与祥和。

故乡的节日更是充满了浓浓的仪式感。春节时，那红红的春联、喜庆的鞭炮、丰盛的年夜饭，以及一家人围坐一起观看春晚的温馨画面，是游子心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乡愁。元宵佳节，花灯璀璨，人们涌上街头，猜灯谜、看舞龙舞狮，欢声笑语响彻整个村庄。端午时分，粽叶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人们包着粽子，门上挂着艾草，孩子们手腕上系着五彩绳，在河边观看龙舟竞渡，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故乡的故事是这本书中深邃悠远的哲理。古老的传说在岁月中流传，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蕴含着先辈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思考。那些家族的历史，祖辈们的奋斗与坚守，也如同一笔宝贵的财富，激励着后人勇往直前。

故乡啊，你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一页都承载着我的思念与眷恋。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那书中的山水、人情与故事，都会如影随形，成为我心中最柔软、最坚实的依靠。

乐享人间烟火气

魏有花

要说这世间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那寻常巷陌里升腾的人间烟火。它不张扬，却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温度；它不华丽，却蕴含着人们对日子最本真的热爱。而在这一片烟火气中，我最留恋的，还是家门口那个热闹的集贸市场。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市场的喧嚣就已经苏醒了。三轮车的铃铛声、摊主卸货的碰撞声、早客的问价声，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走进市场，各种气息扑面而来——刚出笼的包子冒着热气，水果摊上橘子、苹果堆成小山，蔬菜还带着露水的清新，烤鸭在玻璃柜里泛着油光，烧烤摊前孜然和辣椒面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在这里待得久了，你会发现每个摊主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卖豆腐的老王总是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他的豆腐嫩得像婴儿的肌肤；蔬菜摊的李大姐嗓门洪亮，称菜时总要多抓一把塞进顾客的菜篮；修鞋的孙师傅坐在市场角落，一修就是二十年，手上的老茧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他们中有的推着改装的三轮车，有的守着一个小小的摊位，有的背着竹篓走街串巷。虽然谋生的方式不同，但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却是一样的真切。你会看见他们趁着客人少的间隙，匆匆扒几口早饭；会听见他们为了一毛两毛和顾客软磨硬泡；也会发现他们在收摊时，小心地把当天赚的零钱一张张抚平、叠好。

我最爱在周末的早晨去市场转转。穿过摩肩接踵的人流，和相熟的摊主打声招呼：“今天这茄子真水灵！”“新到的土豆，给您留了一筐！”走累了，就在烧烤摊前驻足，买两串烤面筋，看着炭火上滋滋作响的肉串，白烟袅袅升起，融进晨光里。这种踏实而温暖的感受，是再高级的商场也给不了的。

日子久了，市场里的许多摊主都成了老相识。修鞋的孙师傅记得我常穿的运动鞋码，卖调味品的张阿姨知道我偏爱川味的麻辣。有时还没走到摊位前，远远就听见他们的招呼：“今天有新到的海带，炖排骨最香！”这份熟悉，让买卖不再只是交易，更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往来。

这大概就是人间烟火最动人的地方——它让素昧平生的人在这个小小的市场里相遇，用最朴素的方式，编织着生活的经纬。在这里，你能触摸到生活最真实的脉搏，感受到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幸福。



雪泥鸿影：小雪三叠

黄金荣

窗外的柳树褪尽最后一片残叶，疏朗枝丫在风中轻划，恰似时光在宣纸上晕开的淡墨痕。小雪将至，凭栏而立，看小城天空澄澈如洗，心底悄悄漾起对今冬初雪的期许。

母亲常念的“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歇”忽然漫上心头，这句古老农谚如一把铜匙，轻叩记忆扉页——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雪，原来真正消融。

一叠·少女看雪，是天地初裁的素笺

十几岁的冬天，总爱趴在教室后窗望雪。那时的雪，是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的轻盈，是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清绝，不染半分尘俗。不懂“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的苍凉，只觉雪花落在睫毛上，碎钻般闪着微光。少女的雪，是课间打雪仗溅起的银铃笑，是坚信“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纯真天真。恰如张爱玲所言，“年轻的女孩子是玫瑰园里的露珠”，连望向雪地的目光，都浸着蜜糖般的甜。

二叠·青年逢雪，是命运掷来的考卷

近而立，刚工作没几年便遭遇下岗潮。怀中抱着嗷待哺的幼子，蜷缩在农家的土炕上，看初雪漫过荒凉大地，天空是化不开的灰。压力缠身，身心俱疲，赴省城治病时，攥着口袋里薄薄的票币，在地铁口望着裹紧大衣的人群，满心五味杂陈。人民广场的地下通道里，一个卖唱女孩抱着吉他，清亮的《雪绒花》穿透寒风。“姐姐，听首《人在旅途》吗？”她眨眨眼，睫毛上挂着细小冰晶。

忽忆白居易“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原来成年人的

